


經部

#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 吉禮一百一

### 薦新

周禮天官䱷人春獻王鮪注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　疏謂季春三月春鮪新來言王鮪鮪之大者云獻者獻於廟之寢故鄭注引月令云薦鮪於寢廟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師始漁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按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注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疏鮮當為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啟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啟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啟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淩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

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　注進時美物　疏案爾雅釋魚云鮥

鮇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鮇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

方氏慤曰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孟夏之月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注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方氏慤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春以雛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注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疏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之

方氏慤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以雛為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耳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

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注麻始熟也

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注稻始熟也

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疏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晞孟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少儀未嘗不食新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疏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

食新也

方氏慤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左傳言不食新乃謂麥為新以夏為秋故也

中庸薦其時食

朱子集注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陳氏禮書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

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畧也鄭注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詩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疏引之証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

何氏楷曰其蚤孔云其蚤朝也愚案即二月朔也韭菜名禮祭宗廟韭曰豐本案夏小正正月囿有見韭韭乃陽菜春始發露故紀之舊傳以為即此四之日祭韭非也陸佃云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曹氏云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清廟也宋淳化中李至上言案詩四之日獻羔祭韭即今之二月也又月令開冰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行也帝覽奏曰韭長可以苫屋矣何謂薦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卜日薦冰於太廟

詩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疏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

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鴈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寢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惟在季冬

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糝也箋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介助景大也

徐氏常吉曰享祀是薦非祭所謂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

方氏慤曰王者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何氏楷曰周禮䱷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曲禮曰薨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則王於凡祭祀其登俎者奚適而不用魚哉特季冬純用魚而春薦新則耑用鮪耳

國語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陳氏禮書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

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
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
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
於寢也月令集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
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
有守祧掌寢有隷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
而修除徵役於司隷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修除
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隷僕祭祀修寢則薦新蓋亦

修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共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於小廟隸僕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髙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方氏慤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

蕙田案僕隸掌五寢謂王之燕寢五也鄭氏

以五寢為五廟之寢者非天子七廟無五寢之理方氏二祧先除其寢之說尤附會

右寢廟薦新

儀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注朔月月朔日也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注薦五穀若時果物新出者　疏薦新如朔奠各牲牢籩豆一如上朔奠也

既夕禮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注以其殷奠有黍稷也

禮記檀弓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　疏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

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于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

應氏鏞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于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視禮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内外各從事而其哭之義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注謂殷奠恐未然蓋經曰如朔奠非非為之也

蕙田案以上喪奠薦新乃士禮也然推之天子諸侯其禮當亦有之矣

右喪奠薦新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疏五廟皆月月祭之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

陳氏禮書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

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注日祭於祖考月祭於高曾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也

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注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終謂世終也推嗣王及即位而來見

朱子曰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食於祖禰漢事亦然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

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高曾時享於二祧亦但於祭法畧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

耶或常設而不除也

陳氏禮書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玄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高曾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為位則類於宗廟者無

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
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
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
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
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論語曰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
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
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

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於禰則異於王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也

蕙田案祭法有享嘗有月祭享嘗則四時之祭是已月祭則注疏無明文又考之玉藻聽朔孔疏春秋告月孔疏公羊徐疏穀梁楊疏論語邢疏並以祭法月祭釋之案告朔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此是告廟之禮並非祭禮告廟亦止在所藏之祖廟未必徧告五廟且據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則明堂是已王立七廟安得俱在南門之外乎長

樂陳氏以月祭為薦新之祭其説為是今從之其周語祭公謀父所云月祀楚語觀射父所云月享之文並當訓為薦新之祭禮記亦以告朔舝合月祭恐未為的

右月祭薦新

漢書叔孫通傳惠帝嘗出游離宫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之獻由此興

後漢書鄧太后紀安帝七年正月庚戌謁宗廟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奉祠陵廟須時乃上凡省二十三種

三國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六年四月甲子初進新果於廟

髙堂隆云案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

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新之禮

也

蜀譙周禮祭集志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平生朔日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新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臈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日之間盡畢

晉書武帝本紀咸寧二年六月癸丑薦荔枝於太廟

冊府元龜太康元年五月丁卯薦淥酒於太廟

北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

通典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開元禮薦新於太廟儀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内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於神厨若有酒者廟司設樽坫罍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于門東之内道北面南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若無酒即俱再拜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

冬魚蕨筍蒲白韭菫小豆㽞豆襄荷菱仁薑菱索春酒桑落酒竹根黄米粳米糯米粱米稷米茄子甘蔗芋子雞頭仁苜蓿蔓菁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芙茨子藕大麥麪瓜油蘇麥子椿頭蓮子栗冰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椹菴蘿果棗兎脾麞鹿野雞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一載閏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有

朔望日宜令上食造食薦太廟每室一牙盤內官享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

宋史禮志開寶通禮薦新之儀詣僖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次獻諸室如上禮遂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薦宗廟久隳前制闕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為令

玉海太宗淳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仲春開冰獻羔

祭韭

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三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通禮著薦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唯薦冰其餘薦新之禮皆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畧依時訓協用典章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配以彘仲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

月薦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嘗粟嘗穄配以雞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茭筍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兎果以栗蔬以藷藇仲月羞以雁以麞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堯以下令御厨於四時牙盤食烹饌卜日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言自來薦冰惟薦太廟逐室帝主后主皆闕謹案朔望每室牙盤食帝后同薦又案禮有薦新如朔奠詳此獻祀帝后主别無異等之義今後前廟逐室后主欲乞四時薦

新並如朔望牙盤例后廟奉慈廟如太廟之禮

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部預為關報於次日薦之更不擇日

呂公綽傳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迺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為圖

神宗元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兎藷

藇栗黄令三物久粥於市而廟猶未薦頗違禮意葢節序有蚕晏物品有先後自當變通安能齊一又唐開元禮薦新不出神主今兩朝薦新及朔望上食並出神主請下禮官參定所宜詳定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祭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為限吕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議以吕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

二十八物除依時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行之已久依於古則大畧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存之不經者去之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彘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兎以栗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麕季冬羞以魚今春不

薦鮪誠爲闕典請季春薦鮪無則闕之舊有林檎蕎麥
諸蕒之類及季秋嘗酒並合删去凡新物及時出者即
日登獻既非正祭則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
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爲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
焉自漢至於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
主今出神主失禮尤甚請依五禮精義但設神主仍俟
廟成薦新於寢詔依所定如鮪闕即以魴鯉代之既而
知宗正丞趙彦若言禮院以仲秋芡萌不經易以蒲白

令仲秋蒲無白改從春獻大觀禮局亦言薦新維繫以月如櫻筍三月當進或萌實未成轉至孟夏之類自當隨時之宜取新以薦

文獻通考元豐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宋史禮志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數之中未聞一日並行兩祭者也今太

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内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祭之日哉自是薦新偶與朔祭同日詔用次日焉

文獻通考宋禮部修立太廟薦新儀注

陳設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事

設籩豆於每室戶外以新物實之每室孟春豆三實以韭葑卵仲春豆一實以冰季春豆三實以筍蒲鮪魚籩一實以含桃孟夏豆三實以彘肉大小麥仲夏豆二實以雛雞黍籩一實以

瓜季夏籩二實以蔆芡孟秋豆二實以栗稷籩二實以棗梨仲秋豆二實以麻稻季秋豆二實以菽兎籩一實以栗孟冬豆一實以雁仲冬豆一實以麕季冬豆一實之以魚又設盥洗於阼階下直東霤北向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祭官引宮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眡新物應饌者有司詣廚省鑊以時率其屬臨造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行宮闈令先入詣殿庭內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自西階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西階開室不出神主帥其屬掃除退就

執事位次有司實新畢禮直官引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贊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殿詣僖祖室户外搢笏執事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受新物奉入詣神位前北向跪奠執笏俛伏興出户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祖室太宗室真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宗室欽宗室別廟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室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少立退宫闈令闔户降退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五年七月戊子薦時果於太祖廟

六年七月壬子薦時果於太祖廟

穆宗本紀應歷十三年七月乙丑薦時羞於太廟

金史禮志海陵天德二年命有司議薦新依典禮合用

時物令太常卿行禮正月鮪明昌間用牛魚無則鯉代

二月鴈三月韭以卵以葑四月薦冰五月筍蒲羞以含

桃六月彘肉小麥仁七月嘗雛雞以黍羞以瓜八月羞

以芡以菱以栗九月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十月嘗麻

與稻羞以兎十一月羞以麕十二月羞以魚從之

世宗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於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於籩豆薦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

元史祭祀志至元四年二月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薦新儀至日質明太常禮儀院官屬赴廟所皆公服俟於次太廟令率其屬升殿開室户不出神主設籩豆俎酒醴馬湩及室户内外褥位又設盥洗位於階下少

東西向奉禮郎率儀鸞局設席褥版位於横街南又設
盥盆巾帨二所於齋班幕前凡與祭執事官皆盥手訖
太常官詣神厨點視神饌執事者奉所薦饌物各陳饌
幕内太常官以下入就位東西重行北向立定禮直官
贊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立各就位禮直官引太常
次官一員率執事者出詣饌所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
階奠各室神位前執事者進時食院官搢笏受而奠之
禮直官引太常禮儀使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殿詣第

一室神位前搢笏執事者注酒於杯三祭酒又注馬湩於杯亦三祭之奠杯於案出笏就拜興出室户外北向立再拜每室俱畢降復位執事者皆降禮直官贊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立餘官率執事者升徹籩出殿闔户禮直官引太常官以下俱出東神門外圓揖

王圻續通考元制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始命每月薦新孟春鮪野彘仲春雁天鵞季春葑韭鴨雞卵孟夏冰羔羊仲夏櫻桃竹筍蒲筍羊季夏瓜豚大麥飯小麥麪孟

秋雛雞仲秋菱芡栗黄鼠季秋梨棗黍粱鶩老孟冬芝蔴兎鹿稻米飯仲冬麠麞馬季冬鯉黄羊塔喇布哈其每月配薦羊羔炙魚饅頭餜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羹乳酪馬湩及春秋圍獵始獲之物

元史祭祀志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薦新增用影堂品物羊羔炙魚饅頭餜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羹每月用以配薦

明會典薦新凡時物洪武二年令太常先薦宗廟然後

進御每月朔望薦新品物皆太常卿供事其在月薦之外者奉常卿奉旨與内史監官各服常服捧獻不行禮薦新品物正月韭菜四斤生菜四斤薺菜四斤雞子二百六十箇鴨子三百四十箇二月芹菜三斤薹菜五斤冰薹蒿五斤子鵞二十二隻三月茶筍一十五斤鯉魚二十五斤四月櫻桃十斤杏子二十斤青梅二十斤王瓜五十箇雉雞十五隻猪一口五月桃子十五斤李子二十斤夏至李子二十斤紅豆一斗沙糖一斤八兩來

禽十五斤茄子一百五十箇大麥仁三斗小麥麪三十斤嫩雞三十五隻六月蓮蓬二百五十箇甜瓜三十箇西瓜三十箇冬瓜三十箇七月棗子二十斤葡萄二十斤梨二十斤鮮菱十五斤芡實十斤雪梨二十斤八月藕四十枝芋苗二十斤茭白二十斤嫩薑二十五斤粳米三斗粟米三斗稷米三斗鱖魚十五斤九月橙子二十斤栗子二十斤小紅豆三斗沙糖一斤八兩鯿魚十五斤十月柑子二十五斤橘子二十五斤山藥二十斤

兎十五隻蜜一斤八兩十一月甘蔗一百三十根鹿一隻鴈十五隻蕎麥麪三十斤紅豆一斗沙糖一斤八兩十二月菠菜十斤芥菜五斤鯽魚十五斤白魚十五斤

明集禮薦新儀前期署官灑掃廟室内外設太常卿拜位於丹墀中道之西南北向内使監官及預祭官位於其後北向至日鐘鳴後直廟官闢廟門太常司官一同内使監官陳設時新之物并酒果常饌羹湯飯於各廟神位前直廟内使啟櫝訖引禮官引太常卿内使監官

及預祭官各服常服入就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引禮官引太常卿至神位前唱跪太常卿少前跪司香者取香跪進於太常卿之左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太常卿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司酒以爵授太常卿斟酒太常卿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引禮唱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復位引

禮官引太常卿由西門出復位少立贊禮唱徹豆執事者于神位前徹豆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太常卿以下詣焚楮帛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直廟内使斂櫝引禮引太常卿以下出闔廟門各廟儀同

獻新儀凡遇四方别進新物在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旨與内使監官各常服捧獻於太廟是日先報直廟内使闢廟門燃香燭啟神櫝太常卿捧獻於德祖元皇帝

神位前内使監官捧獻於德祖元皇后神位前不行禮獻畢内使斂櫝各廟儀同

薦新今在奉先殿每月案定到品物或初二初三初四用鵞湯粳米飯時果五般案酒五般以品物赴光禄寺果薦生物薦熟

右漢至明薦新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劉耀馥

五禮通考卷一百二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一百二

后妃廟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

注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宫閟神之　疏案祭法王立七廟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云先妣姜嫄也

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為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為堯官則姜嫄為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始如有身動而孕居期生子是鄭解巨人跡與毛異也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閟宮

歐陽氏修曰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樂則以本室今云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不統以享先祖之樂則非配食之后明矣

蔡氏德晉曰先妣先世祖妣姜嫄也周特立廟祀之記曰鋪筵設同几若姜嫄而外不宜有獨祀之先妣也

詩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　箋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疏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為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為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

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為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衆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為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當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為世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信 鄭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 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于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

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為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　箋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註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姜嫄為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生

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
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
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
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
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
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
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傳聖人皆有父謹案堯
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
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
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
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
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
為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
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
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

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為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為有父繼父為親故稱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有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

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中棄之意故以為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為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污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繁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

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肅之乖戾此尤甚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跡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之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為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能言羣賢以鄭為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於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

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為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云何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即有邰家室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家室無變更也

朱子詩傳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迹之說先儒頗或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

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又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忻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并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非　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

之生詩中亦云元鳥降而生商葢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觀承案姜嫄事馬融以為遺腹生子者最無稽而不足辨毛鄭二說似俱可通而毛說為長葢履帝武敏歆謂隨帝嚳以行而禖神速享之敏歆與下文上帝居歆之歆同極文從字順帝即帝嚳未見帝武之為大人跡也惟

棄之之故則不可解老泉以莊公寤生驚姜氏例之然姜氏亦第惡之而已未嘗棄之也母子天性即謂首生太易何至棄之平林寒冰而必欲殺之乎則張子氣化而生之說頗為穩當下韋居然生子一語經文已明明注出益郊禖禮畢於所介所止之處非有人道之感而震動有身之甚早故曰徒然生子此之謂氣化而生生民之初固有如是者姜嫄

不知故疑而棄之耳史記正坐讀經不詳之故因習見武帝時緱氏仙人跡東萊大人跡因而謬解此詩彼康成又過信史記而衍之耳元鳥詩亦然郊禖之時元鳥適至因禱之而生契詩人神其事以為天命之而生商此如嶽降生申豈真有嶽神下降而生申伯哉且墮卵事經中本無其文語常不語怪固孔子之家法也

即有邰家室傳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祀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箋后稷教民使種黍稷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于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朱子詩傳邰后稷之母家也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劉氏瑾曰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魯頌閟宮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 箋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 疏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赫顯著者其姜姓之女名嫄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春官大司樂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或因大祭而祭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故知其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自然在魯不在周也以其為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箋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上新姜嫄之廟姜嫄

之廟廟之先也

方氏苞曰魯特立廟祀姜嫄謂之閟宮葢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商頌推契之自出而舉有娀義亦如此

蕙田案大司樂之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也此後世后妃立廟之權輿也注曰先妣姜嫄也夫姜嫄生后稷事見大雅生民立廟見魯頌閟宮先儒疑者半信者半今集羣說而詳考之知其事雖近誕而實有其理祭雖近黷而禮有其義揆其原當在后稷有

郃肇祀之年生民即其樂章大司樂詳其聲律而其制度可通於大祭之禘嚳而郊稷也姜嫄毛傳謂配高辛氏帝鄭箋謂高辛氏世妃二說不同鄭箋為長葢嚳與稷之為父子記傳無可徵信而以祭法國語禘嚳之文推之則以為帝嚳之後者可從也履帝武敏歆毛傳謂履帝嚳之迹鄭謂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說亦不同朱子獨是鄭氏謂鄭據史記

非臆說今案周人祭姜嫄而不祭嚳者據鄭推之其義亦有二一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庶子得祭其母一曰神靈誕降自天而其母之祭不可廢何也稷帝者後也帝既自有後則稷非嫡子而以功封邰自為有國之祖有國者其敢祖天子而祭嚳乎至姜嫄其生母也庶子不為父後得祭其生母禮也記曰妾母不世祭姜嫄非妾母也生民之始也履帝

武敏歆弗禋弗祀居然生子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寒冰是何等神異而天命所在神靈昭赫姜嫄之母道其可一日不祀乎朱子曰巨跡之説先儒頗或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今考生民八章首三章推其誕生之祥輔氏謂后稷教民播種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四

章五章六章推其教稼之功即有邰家室以歸肇祀注謂堯以其有功于民封於邰以主姜嫄之祀七章八章專言祭祀之事而實指之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是生民之詩專為祀姜嫄而作姜嫄之祭始於后稷及周公定禮罔敢或渝乃敘先妣于先祖之上以為宗祀之最先遂作生民之詩溯其本始述其祀典以為廟之樂章大司樂遂文之

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吕節之以容舞而夷則小吕大濩之樂作焉此先妣之為姜嫄斷斷無疑而禮之以義起者莫大乎是非聖人莫能為也然則其義可通於禘者柰何曰禘者祭帝之禮也是周有天下之事也其始也后稷封邰諸侯耳不敢祖天子而但祭姜嫄其後也既有天下則可祭其祖所自出之帝姜嫄為高辛氏世妃則帝嚳其所自

出之祖也故禘帝嚳于太祖之廟而姜嫄自為別廟仁之至義之盡也此聖人之權也曰其廟見於魯頌何也曰魯之僭禮也魯自僖公以後僭郊僭禘不一而足彼見周之有姜嫄廟也故作閟宮以擬之然由是而益可徵先妣之為姜嫄也益可徵周之享先妣姜嫄亦有廟也

右周先妣廟

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　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胡氏傳曰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

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

陳氏傅良曰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

汪氏克寬曰穀梁云庶母築宮而君終則廢禮曰妾母不世祭乃庶子為君之禮也若庶子未為君而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稱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所以防嫡妾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攝小君矣仲子先君之妾耳安可為之立宮乎隱公立宮以祭庶母遂啓後世追尊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書以著失禮之始

右魯仲子宮附

漢書高帝本紀五年即皇帝位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漢儀注昭靈夫人陵廟在陳留小黃

外戚傳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人呼爲女陵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倢伃爲皇太后起雲陵

昭帝本紀始元元年夏爲皇太后起園廟雲陵

韋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别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没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毁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孝文太后薄氏葬南陵孝昭太后趙氏葬雲陵各有園廟

帝寢疾匡衡告謝毁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孝竒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

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

右漢后妃陵廟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元元年冬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謂高帝子趙幽王友趙恭王恢趙隱王如意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禄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

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
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二祭園謂塋域也於中置寢
和帝本紀永元九年九月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為皇
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於西陵
竇皇后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建初二年選入掖庭
為貴人生和帝后養為己子忌梁氏作飛章以陷竦
竦誅貴人以憂卒和帝即位以貴人酷歿斂葬禮闕
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

東觀記曰改殯承光宫儀比敬園初后葬有闕竇后崩後乃議改葬

蕙田案敬陵章帝陵也

祭祀志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别就陵寢祭之

竇皇后紀和帝永元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殁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中元元年黜吕后不宜配食髙

廟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祀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上官太后昭帝后也父安與燕王謀反誅太后以年少又霍光外孫故不廢也其勿復議于是合葬敬陵

藨田案和帝尊崇所生而仍不徇羣臣之請上黜太后大分既昭私恩亦盡可謂斟情酌理者矣

安帝本紀建光元年三月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甘陵孝德皇后之陵因以為縣

祭祀志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清河孝王傳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生慶立為皇太子竇皇后心内惡之日夜毁譖遂廢太子貴人飲藥自殺安帝即位（即清河王長子）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大宗之義舊章不忘（大宗謂繼嗣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

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順帝本紀永建二年六月乙酉追尊謚皇妣李氏為恭愍皇后葬於恭北陵

閻皇后紀帝順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

更以禮殯上尊諡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爲策書金匱藏於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爲名漢官儀曰置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祭祀志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河間孝王傳蠡吾侯翼卒孝王子子志嗣立是爲桓帝

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

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匽皇后紀孝崇匽皇后諱明為蠡吾侯翼媵妾蠡吾侯翼河間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為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為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齎乘輿器服備法物宫曰永樂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石蠡吾侯翼子桓帝弟歛以東園畫梓壽器

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為棺器梓木為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堂壽宮壽陵之類也漢舊儀曰梓棺長二丈廣四尺玉匣者腰以下為匣至足亦縫以黃金為縷飯含者以珠玉實口將作大匠復土繕

廟合葬博陵

獻帝本紀初平元年有司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請除尊號制曰可

蕙田案祭祀志乃董卓所奏也

興平元年二月壬午追尊謚皇妣王氏為靈懷皇后甲

申改葬於文昭陵

王美人紀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三歲之慼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

蕙田案兩漢升祔一帝一后廢黜則以繼后配食生母別立寢園以祀

右後漢后妃廟

三國魏志明帝紀黃初七年夏五月丁巳即皇帝位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太和元年二月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

晉書禮志文帝甄后賜死故不立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于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

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
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太和元年
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
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
告廟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
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在鄴廟
文昭甄皇后傳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延康二年六
月賜死葬於鄴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上尊謚曰

文昭皇后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奏曰蓋
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
克昌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
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
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
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
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
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

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大魏期運繼於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數之祧實與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宫也而未著不毁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祖廟同永著不毁之典以播聖善之風于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藏之金

匱

右三國魏后妃廟

三國蜀志先主甘后傳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内事后卒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殞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

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
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
立愛自親始敎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敎民順也不忘其
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
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
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
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
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縠則異室死則同穴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蕙田案晉代徐邈減壽之議謂母以子貴宜崇尊號合葬祔食理所不可然則昭烈既立穆后而甘后仍與合葬禮歟曰甘后之合葬則非凡為妾媵之比史稱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内事則隱然有繼室之義其薨也在先主未即帝位之先因而未及追尊至即位後甘

氏已薨孫夫人又歸吳緣是立穆后耳況所生子禪早已建為太子又與以藩邸入繼大統者不同據此數端雖謂甘后之合葬禮以義起可也

右蜀漢后妃廟

晉書禮志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

文獻通考馬氏端臨曰時已尊景王夫人羊氏為景后矣懐帝策武帝後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别祠宏訓宫不列於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后神主祔于廟配享世祖

武悼楊皇后傳后以咸寧二年立為皇后帝崩尊為皇太后賈后凶悖廢太后為庶人絶膳而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别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内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

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繇繇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尋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案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嶠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列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

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案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於時祭於宏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

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復之為非則號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祀别室者也若以孝懐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茍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等咸從渾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蕙田案二后並配自晉成帝始一元配一繼后也

元敬虞皇后傳帝為琅邪王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别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令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

通典元帝初為晉王妃虞氏先亡王導與賀循書論虞廟元帝為琅邪王納虞氏為妃永嘉中亡帝為晉王追謚為后而元帝子明帝自有母時以此疑故比兄弟昭穆之義也云王所崇惜者體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毁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循答曰漢光武於屬以元帝為父故於昭穆之敘便居成帝之位而遷成帝之主於長安高廟今聖上於惠帝為兄弟亦當居惠帝之位而上繼武帝惠帝亦宜别廟則虞妃廟位當以此定導又云戴若思欲於太廟立后别室循答

曰愚以尊王既當天之正統而未盡震居之極稱既名稱未極更於事宜為難或謂可立别廟使進退無犯意謂以尊意所重施於今宜如有可爾理若全尊尋備昭穆既正則俯從定位亦無拘小别然非常禮無所取準於名則未滿於禮則變常竊以𣪠所斟酌於人情為未安

文獻通考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竟贈豫章郡君别立廟於京都

豫章君傳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見踈薄明帝太寧元年迎還臺內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禀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於京都

晉書孝武帝本紀太元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為簡文宣太后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

廟

禮志太元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

簡文宣鄭太后傳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帝徙封會稽王追號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

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㫖依陽秋二漢孝懐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㫖多謂鄭太后應配食于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案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别考仲子之宫而不配食於恵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宋書臧燾傳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帝昭帝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于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

光武追廢吕后故以溥后配髙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髙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宫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别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髙致也議者從之

右晉后妃廟

宋書文帝本紀元嘉元年八月丁酉追尊所生胡婕好為皇太后謚曰章后

禮志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好為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樂志章皇太后神室奏章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幽瑞潑靈表彰嬪聖翊載徽文敷光崇慶上緯躔祥中維飾詠永屬烜猷聯昌景命

昭皇太后神室奏昭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

表靈躔象纘儀緯風膺華丹燿登瑞紫穹訓形霄
宇武彰宸宮騰芬金會寫德聲容
宣皇太后神室奏宣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
天樞凝燿地紐儷煇聯光騰世炳慶翔機薰鵠中
寓景纏上徽玉頌鏤德金籥傳徽
武帝胡婕妤傳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
為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
丹徒高祖踐祚追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聞

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閟宮既搆詠歌先妣園陵崇衞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好柔明塞淵先備六列德昭巛範訓洽母儀用能啟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禄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于京師

禮志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毁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為經籍殘偽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尠究是

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毀之論亂於羣學章皇太后誕神啓聖禮備中興慶流祚胤德光義遠宜長代崇芬奕榮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實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案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别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逺考史策近因闇見未應毀之於義爲長所據公羊祇足堅秉安可

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同七廟六代乃毁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毁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毁領曹郎中周景遠重參議義恭等不毁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曰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

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聞于昭穆之外别立為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别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别宫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

隆荅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葢有由而然耳守丈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案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準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為大夫以孝享親尊愛罔極因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魏髙堂隆所謂猶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為

別享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爲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髙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于祖謂廟有殤位尋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宫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閟宫之祀髙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

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㑒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爕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隅茲盛祀閟宮遥祫既行有周魏晉從享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案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

為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縁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己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裔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啟大蕃屬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即事求情愚以爲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於廟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案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應立此新廟左丞徐爰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絶五宫考之古

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參詳以餘爰議為允詔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言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周十二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禫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為但即入新廟而已若是大祥未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得祭不又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

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哲經變除申行於皇宗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宫創祀不得闕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若有故三卿行事詔可

禮志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為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

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舉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禮

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為定夫亡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於上參詳舊議為允詔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

學博士劉緄議尋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孫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為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

典禁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旣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案禮過墓則軾過祠則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曹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尋皇后廟見之禮本脩虔爲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參議

以愿議為允詔可

文帝路淑媛傳文帝路淑媛入後宫生孝武帝拜為淑媛上即位奉尊號曰皇太后宫曰崇憲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祚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尋崩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䖍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

號曰脩寧陵

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案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間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案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

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
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於
西廟並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
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
辯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
而後吉凶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
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徧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
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瘞於廟兩階之間案階間

本以𣞤告幣𣞤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義以毁主祔於虞主𣞤於廟之北墻最為可據昭太后神主毁之𣞤之後上室不可不虚置太后便應上下升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令禮官所議謬略未周遷毁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康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諶重參議謂以幣徧告二廟𣞤毁殷主於北墻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為允詔可

文帝沈婕妤傳文帝沈婕妤為美人生明帝拜為婕

好元嘉三十年卒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
即位有司奏曰昔豳都追遠正邑纏哀緬慕德義敬
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
國闈鞠聖誕靈丕蝁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
謹上尊號為皇太后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
樂志宣太后廟歌　稟祥月輝毓德軒光嗣徽嬀汭思
媚周姜母臨萬寓訓藹紫房朱紘玉篇式載瓊芳
右宋后妃廟

南齊書禮志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衮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於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

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螢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于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

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準也從之

蕭田案齊明帝追尊本生父始安貞王為景皇帝本生母始安王妃曰景懿后事載私親廟

右齊后妃廟

梁書武帝本紀天監元年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

隋書禮儀志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

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梁普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於小廟其儀
未祔前先修埳室改塗其日有司行埽除開埳室奉皇
妣太夫人神主於坐奠制幣訖衆官入自東門位定祝
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夫人神主於上又奉
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神主閉於
埳室
樂志太祖太夫人廟登歌　光流者遠禮貴彌申嘉饗

云備盛典必陳追養自本立愛惟親皇情乃慕帝服
來尊鴛齊六鑾旂耀三辰感兹霜露事彼冬春以斯
孝德永被烝民
太祖太夫人廟舞歌　閟宫肅肅清廟濟濟於穆夫
人固天攸啓祚我梁德膺斯盛禮文棿達嚮重檐丹
陛飾我俎彜潔我粢盛躬事奠饗推尊盡敬悠悠萬
國具承兹慶大孝追遠兆庶攸詠
右梁后妃廟

陳書高祖本紀永定元年十月追謚前夫人錢氏號為昭皇后癸未尊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

右陳后妃廟

北魏書禮志神𪊨二年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祠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祠歲五祭

后妃列傳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

世祖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於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享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

高祖本紀太和十九年四月太和廟成五月庚午遷文成皇后馮氏神主於太和廟

禮志太和十九年癸亥詔曰知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尅三月三日巳巳內奉遷於正廟其出金墉之儀一準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巳上侍官五品巳上及宗室奉迎

文成文明皇后傳文成文明皇后馮氏父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年十四高宗踐極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顯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承

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太后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為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為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刋石立碑頌太后功德　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宫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宫至今猶存號曰萬年

堂云

蕙田案馮后顯祖之嫡母李后則所生之母也令馮后居别廟而以李后配食焉

太和十九年六月相州刺史高閭表言伏惟太武皇帝發孝思之深誠同渭陽之遠感以鄴土舅氏之故鄉有歸魂之舊宅故為密皇后立廟於城内歲時祭祀置廟戸十家齋官三十人春秋烝嘗冠服從事刺史具威儀親行薦酌升降揖讓與七廟同儀禮畢撤會而罷今廟

殿虧漏門墻傾毀簠簋故敗行禮有闕臣備職司日所
親覩若以七廟惟新明堂初制配享之儀備於京邑者
便應罷壞輟其常祭如功高特立宜應新其靈宇敢陳
所見伏請恩裁詔罷之
孝文昭皇后傳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
文明太后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生世宗及馮昭
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崩於
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踐阼追尊

配享后先葬城西長陵東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没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衷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廢吕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櫬於長陵北西北六十步

禮志華陰公主帝帝太宗也姊也元紹之為逆有保護功故別立其廟於太祖廟垣後因祭薦焉

太武惠太后竇氏傅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宫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為世祖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太后訓釐内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凉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

將擊走之真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甞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别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文成昭太后常氏傳髙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選乳髙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

之功高宗即位尊為保太后尋為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别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蔥田案華陰公主以保護太宗之功因立别廟於太祖廟垣後視晉之竟以公主祔廟者此差近禮若夫竇常二氏尊之未免已甚内則云異為孺子室於宫中擇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注云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又曾子問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南史司馬筠傳梁天監七年帝曰

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巳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

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答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今北魏竇常二保母正與梁武所言第三條慈母相同服且不制況於稱太后置園陵立寢廟哉史臣謂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觀過知仁諒哉斯言因備論之而附於魏后妃廟之後云

右北魏后妃廟



五禮通考卷一百二